

21世纪通才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文学的 历史与审美

修
订
版

冷成金 著



21世纪通才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文学的 历史与审美

修
订
版

冷成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冷成金著. —2 版 (修订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1
21 世纪通才教育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4713-0

I. ①中… II. ①冷…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教材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4517 号

21 世纪通才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 (修订版)

冷成金 著

Zhongguo Wenxue de Lishi yu Shenme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2012 年 1 月第 2 版
印 张	28.25 插页 1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47 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通才教育、通识教育，或者素质教育、博雅教育，是一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尽管不少学者撰文辨析这些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但是大体来说，它们都指向一种共同的教育理念，即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不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而且要兼具多种才能，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健全的人格，成为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

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哪些知识、能力和素质，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大学生不论学习什么专业，都应该是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不仅应该掌握某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许多高校在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和社会对人才的需要，设计出了各具特色的公选课程体系，在通才的培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课程设置随意性大、缺乏适用教材的情况还比较普遍，不利于通才教育规范而有效地开展。

为了满足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进行通才教育的需要，我们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和对几十所大学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推出“21世纪通才教育系列教材”。其宗旨是拓宽大学生的视野，扩大其知识面，提高其人文素养，塑造其科学精神。我们将陆续推出由兼具专业功底和教学经验的优秀作者编写的、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系列教材，供高校教师和学生选用，从而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服务。



目 录

引 言 家园何处	1
第一章 《诗经》：五百年的心灵历史	3
第一节 《诗经》与历史的误读	3
第二节 从《周颂》到《国风》：理性觉醒的新形式	7
第三节 “和”：《诗经》的审美追求	16
第四节 抒情：《诗经》的基本艺术特征	20
第二章 记叙与议论之间：先秦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	23
第一节 传统散文概述	23
第二节 先秦历史散文	26
第三节 先秦诸子散文	30
第三章 《楚辞》：生存、生命、生活与诗	36
第一节 《楚辞》与屈原	36
第二节 《离骚》：政治与生命之间的巨大张力	38
第三节 《九歌》、《九章》：宗教与生命的诗性显现	41
第四节 《楚辞》的美学意蕴	43



第四章 秦汉散文：在激荡与融合中走向成熟	46
第一节 秦汉散文概述	47
第二节 《史记》：文、史张力中的悲情、悲剧、悲美	51
第五章 汉赋：包揽宇宙的理性之美	59
第一节 “赋”的渊源与审美品格	59
第二节 汉赋之美的本质	62
第三节 汉赋之美的形态	65
第六章 古朴华茂的汉乐府民歌	70
第一节 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71
第二节 叙事诗的代表作——《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	75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	80
第一节 建安风骨	82
第二节 名士风度	96
第三节 隐士风范	102
第四节 山水风致	109
第五节 人物风姿	120
第八章 六朝骈文：情感与形式	128
第一节 骈文的概念	128
第二节 骈文的发展阶段	129
第三节 骈文的美态	131
第四节 骈文的美质	138
第九章 盛唐诗歌	141
第一节 盛唐的来临	141
第二节 “诗仙”李白	157
第三节 “诗圣”杜甫	167
第十章 中晚唐诗歌	176
第一节 中唐至北宋文学与审美嬗变概论	176



第二节	中唐前期的诗歌	179
第三节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184
第四节	中唐后期的诗歌	188
第五节	晚唐诗歌	197
第十一章	晚唐五代词	203
第一节	词的产生与晚唐五代词	203
第二节	李煜：亡国之君与“词中之帝”	207
第十二章	隋唐五代散文	210
第一节	隋唐五代散文概述	210
第二节	古文运动：以复古为革新	212
第三节	韩愈散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216
第四节	兼善各体的柳宗元散文	220
第十三章	唐代传奇：中国小说的自觉	224
第十四章	宋诗	229
第一节	北宋诗	229
第二节	南宋诗	234
第三节	化理为情：宋诗的理趣之美	243
第十五章	宋词	247
第一节	北宋前期词	247
第二节	苏轼：为词立法	252
第三节	北宋后期词	260
第四节	南宋词	264
第五节	辛弃疾词：集宋词之大成	270
第六节	诗词审美类型述要	273
第十六章	宋元散文	283
第一节	宋元散文概述	284
第二节	欧阳修与新古文运动	289
第三节	“随物赋形”的苏轼散文	295



第四节	苏轼与朱熹：两种对峙的文艺观	298
第十七章	元代戏曲与散曲	306
第一节	元代戏曲概述	307
第二节	关汉卿与王实甫	310
第三节	元散曲：“中国最自然之文学”	316
第十八章	明代散文	321
第一节	明初散文	322
第二节	明中叶的拟古派散文	324
第三节	李贽与公安派散文：无所依傍，独抒性灵	327
第四节	明末小品文：无关功利的审美体验	331
第十九章	明代小说	335
第一节	冲突的美：明清小说戏曲的审美特质	335
第二节	《三国演义》：历史与道德的冲突	342
第三节	《水浒传》：社会理想与现实伦理的悖谬	350
第四节	《西游记》：索解生命的历程	357
第五节	明代其他通俗小说	361
第二十章	明代戏曲	367
第一节	明代戏曲及其繁荣的文化动因	367
第二节	《牡丹亭》：“为情作使”	369
第二十一章	明清诗词	374
第一节	明代诗歌：在颂圣、拟古、反拟古之间挣扎徘徊	374
第二节	清诗：对传统诗歌的回溯与总结	377
第三节	清词：伤感情绪与济世情怀	380
第二十二章	清代散文	383
第一节	清初经世致用的散文	383
第二节	桐城派散文：传统散文作法的系统总结	386
第三节	中国散文的政治品格与审美品格	393

第二十三章 清代小说	396
第一节 清初至清中叶长篇小说概述	396
第二节 《聊斋志异》：现实纠结中的永恒的诗性幻想	398
第三节 《儒林外史》：在讽刺与幽默的喜剧中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 ...	412
第四节 《红楼梦》：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结晶	416
第二十四章 清代戏曲	432
第一节 清代戏曲概述	432
第二节 《长生殿》与《桃花扇》：在爱情与国难之间寻觅兴亡之感 与人生之慨	434
距离·遥望·美感（代结语）	439
主要参考书目	441
修订后记	444



引言

家园何处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犹令人追慕不已。然而，古人也许可以“买田数亩，买泉一眼”，借以安顿自己的心灵；但在今天，在这个熙来攘往、拥挤不堪的世界里，人，就像一根根山洪中的浮柴，不知将要漂向何方。不过，人的高贵之处，也正在于为自己动荡不安的心灵寻觅最后的家园。

可是呵，家园何处？

据说，人生的极致是哲理与诗情。然而，在我们看来，哲理似乎太枯燥，诗情似乎太虚浮，均非人的安居之所。其实，鲜活的哲理与深刻的诗情从不单独存在，她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生存体验，是一株常青的生命之树。

哲理是诗情之根，诗情是哲理之花；没有哲理底蕴的诗情是无根的浮萍，开不出诗情之花的哲理则是一条僵死的枯根。事实上，在我们民族的心灵史上，哲理与诗情从来就没有分开过。

所以，人生的极境也许就在于领悟玄哲之理时的那种审美感受。

然而，当我们“在钢筋与水泥的丛林里，计算着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的时候，“人，应该诗意地栖居”也就成了无奈的哀号。也许，诗意本来就不为我们这个时代而存在，但对诗意生存的追求，却是人性中永不泯灭的一面，也是人性中至善至美的一面。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这日暮人归的图景，在初民那里原本是极普通的。为什么数千年来不断地打动着我们的心，今日读来，犹使人在沉醉中挟有绵绵的



心痛？那不是梦幻，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一种文化原型，是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是对失去的精神家园的追忆，是再也回不到故乡的永恒的伤感。

历史呵，并不是一位慈善的母亲，她放逐着一代又一代的生灵，让他们去建造自己的家；而我们，这些遭受放逐的人，注定要在“美的祭奠”中艰难地前行。当然，我们深深地知道，在回归中超越，是我们永远改变不了的历史宿命。

所以，我们要作一番心灵的巡礼，作一次精神的漫游。破除那些灵魂的栅栏吧，只有这样，才能使历史和自我呈现出应然的状态，那久违的诗情才会从历史的深处走进我们现实的心灵，我们也才能感受到那渺不可及而又念兹在兹的精神家园！



第一章

《诗经》：五百年的心灵历史

第一节 《诗经》与历史的误读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为 311 篇，现存 305 篇（余 6 篇为“笙诗”，只存篇名），收集了西周到春秋中叶（约公元前 11 世纪到前 6 世纪）约五百年的诗歌。《诗经》分“风”、“雅”、“颂”三大类。《风》又名“国风”，是京畿地区和天子治下各诸侯国音乐的总称，分为《周南》、《召南》、《邶风》、《卫风》、《郑风》、《秦风》、《豳风》等 15 国风，共 160 篇，其诗多写人情物态尤其是民间恋情，是当时流行的新乐，风格清新活泼，抒情色彩很浓，基本上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和江、汉及汝水一带；《雅》分《大雅》、《小雅》，是宫廷音乐，诗的内容多为燕乐饮酒、朝会赠答；《颂》则是宗庙音乐，多为祭颂祖先、祈求神灵之诗。《雅》、《颂》是产生较早的古乐，雍容典雅。

《诗经》各篇具体的创作时间多不可考，但其大致的创作时间还是可以推测出来的。一般说来，《诗经》的创作呈现出三个高潮：一是周武王至周康王的五六十年间，这是所谓周公“制礼作乐”的时期，《周颂》中的部分篇章就产生于这个时期；二是周昭王至西周晚期，《雅》、《颂》的大部分篇章产生于这个时期；三是西周、东周之交到春秋中叶，这是《国风》时代，《国风》的大部分篇章都



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诗经》的产生历时五百余年，地域分布几乎遍及当时的主要国土，其作者也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诗经》中不仅有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也有“公卿”、“士”、“君子”进献的乐歌，更有流传于民间的集体作品。至于《诗经》的收集、整理，历代皆有不同的说法。汉代学者一般认为是周王朝为了了解风俗民情、政治得失而专门派人到民间收集的；也有人认为是由各诸侯国的乐师汇集到周王朝的乐官太师那里，再由太师保存并整理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根据其他历史材料可以看出，孔子删诗一说基本不可信；但孔子整理了一度散乱的《诗经》，使其基本恢复原貌、合于古乐，是可以确定的。

《诗经》各篇本来是合乐而唱的歌词。如《墨子·公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郑风·子衿》毛传说“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都说明《诗经》是入乐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的季札到鲁国等地游历，请求“观乐”，所到之地有12个诸侯国，到了鲁国便“叹为观止”，评论的对象也是乐。可以断定，《诗经》在当时是一种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

从文化意义上讲，《诗经》是初民理性觉醒的最为突出的形式，但这种觉醒的形式是通过它的具体用途表现出来的。《诗经》最初的用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用以观察政治的得失成败和表达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三是有一定的娱乐作用，但这种娱乐也包含着浓厚的政治、道德内容。到了孔子的时代，《诗经》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论语》中共提到“诗”15次，基本上与上述前两项用途无关，而是更直接地与政治、道德相关联。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篇》）是说道德修养的方法和阶段，“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是说其政治用途，“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篇》）是说它对人的性情、道德和知识修养的价值。在孔子看来，人在经过《诗经》的“诗教”以后，可以进入“温柔敦厚”的审美状态。他还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篇》）意思是说，《诗经》合乎当时的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预示了《诗经》经学化的可能性。

《诗经》在秦代曾遭焚毁。但由于士人的记诵，到了汉代就又开始流传，并有了专门的研究。汉初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国的轅固、鲁国的申培、燕国的韩婴、赵国的毛亨和毛萇，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西汉时期，前三家



被定为官学。但到了东汉时期，毛诗为官方所承认，影响日渐扩大。至南宋，前三家诗反而完全失传，只有毛诗流传并受到高度的重视。

在汉代，《诗经》的音乐已经消亡，歌诗向徒诗转变。当时，人们面对的只是诗的文字，因而评论的方式也就发生了变化。《史记·儒林列传》说申培“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毛诗应该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必然要强化政治意识形态，这就出现了著名的《毛诗序》。

毛诗的每一篇都有序文，简要说明时代背景及其寓意。《毛诗序》是《诗经》首篇《关雎》序文中的一大段，宋代的朱熹称之为“诗大序”。《诗大序》虽然只有数百字，但总论《诗经》，并提出了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教化。《诗大序》最重要的观点是强调了《诗经》的教化作用：“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就把《诗经》提到了与天地合德、为人伦圭臬的高度，为后世的文学的政教说奠定了基础。其二，情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指出了诗歌包括“情”、“志”两个方面，情志为本、情志统一，是比较正确的理论。其三，六义。《诗大序》首先提出了“六义”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关于“六义”的解释历来聚讼纷纭，但这对推进诗体和创作方法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意义。其四，美刺。《诗大序》在解释“六义”的过程中提出了美刺说，把“颂”解释为“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把“风”解释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所谓“美刺”，就是对美好的事物进行赞扬，对丑恶的事物进行讥刺，以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诗大序》的美刺思想主要贯串在每篇诗的小序中。其五，正变与以礼节情。《诗大序》从诗体及内容变化的角度提出了相关诗歌主张和审美要求：“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所谓“正风”、“正雅”，就是“治世之音”；而所谓“变风”、“变雅”，就是“乱世之音”。但“乱世之音”也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才能不使人伦丧而王道废。这一方面继承了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诉求，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向文学的政教化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限制作用。

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郑玄笺注毛诗，被后世称为“毛诗郑笺”，极大地发挥了《诗大序》的辅翼政教的思想。再经过其他经学家的注释，《诗经》几乎每篇都被注解成与历史上某王某公有联系，成为含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



伦，美教化，移风俗”政治内容的“信史”，远离了本来面目。这就使《诗经》基本成为服务于现实政教的工具，完成了《诗经》学上第一次历史性的误读。如果说这次误读是以“政”为核心，以“以道制势”为目的，那么《诗经》学上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第二次历史性的误读则是以“教”为核心，以“以道制欲”为目的。^① 这从二者对待《诗经》某些篇目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例如，毛诗在下列篇目之前有这样的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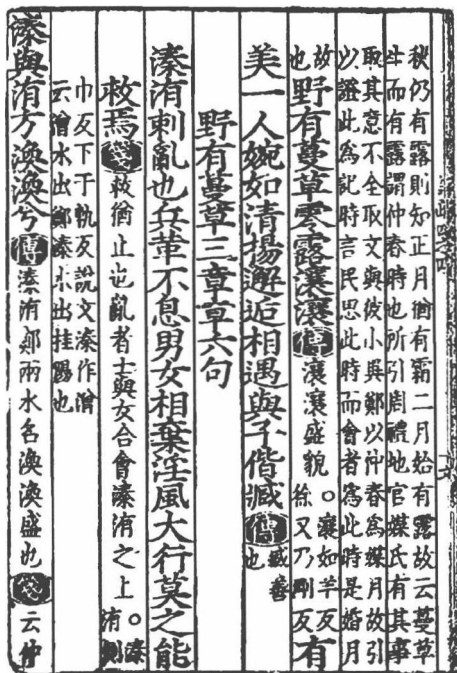


图 1—1 毛诗《溱洧》序

使之实现政教功能的方法。而朱熹似乎更能正视这些诗歌的本来面目，他在评论《国风》时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序》）但他又将以上五首诗裁为“淫诗”，予以删除。这是因为理学家认为“人欲”是无处不在的，因而也就敢于阐发《诗经》中“人欲”的一面，把这些诗从“贤圣”、“国史”降为寻常的民间男女之情的“人欲”并加以剔除，达到“以道制欲”的目的。

然而大意味的是，明代文人，尤其是明中叶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时期的文人，往往以孔子不删“淫诗”为口实，搜集民间情歌，并给这些情歌以肯定的评价。至晚明时期，有些进步思想家更以《国风》中的情歌为突破口，提出“六经

《郑风·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

《邶风·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郑风·东门之墀》：刺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

《郑风·野有蔓草》：思遇时也。君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

《齐风·东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

从序文看，汉儒知道这些诗是表现男女自由恋爱的，因此对其进行了否定；但又从“美刺”的角度出发，对诗篇进行了肯定。

这就是汉儒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诗经》，

① 此处参考萧华荣：《试论汉、宋〈诗经〉学的根本分歧》，载《文学评论》，1995（1）。



皆以情教”的口号，为爱情自由和感性解放张目。至此，《诗经》才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恢复了其本来的面目和应有的功用。

第二节 从《周颂》到《国风》：理性觉醒的新形式

现代人文科学研究表明，世界上几个古老民族的文化都有过一个哲学突破时期，即这个民族在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时，非常集中地出现了一批思想家、科学家和文化巨人，他们的思想奠定了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基础，对本民族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中华民族也同样有着自己特定的哲学突破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经历了夏、商、周（西周）三代漫长的准备过程。尤其是周代，它是我们民族文明发祥的重要时代，这一时代的思想文化上的重要特征是人的类的理性的觉醒。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就以艺术的形式反映了这一觉醒的历程。相对于殷商的散文来讲，《诗经》也就成为初民理性觉醒的新形式。

1. 由天命向人事的转变

殷人重天命、重祭祀，但还是被其属国周国给灭亡了。周人“克殷”以后，总结了殷商灭亡的教训，正如《诗经·大雅·荡》所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人不敢再像殷人那样妄言天命，而是心怀惕怵，对天命重新作了解释，将虚妄的天命与现实的人事结合起来，因人事来理解天命，这是殷周之际重大的思想革命。

产生于周初的《大武》乐章明确地反映了上述思想意识。一般认为，《大武》乐章应该包括《周颂》中的《武》、《赉》、《桓》三篇：

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大意：伟大的武王啊，功业真无双。文王有文德，基业你开创。武王继父德，克殷止杀伐，大功终告成。）（《武》）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於绎思！（大意：文王勤勉一生，我把事业继承，不断推行德政。我去征讨纣王，是为了谋求安宁，那也正是周朝的天命。愿人们啊，记住今天的心情！）（《赉》）

绥万邦，蒔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间之。（大意：自从武王平定天下，年年都是大丰收。天命辅周，永不懈怠。那威武的武王啊，能安天下之事，平定四方，使家园安宁。武王明德遍及天下，受命于天，做周朝的国君。）（《桓》）



在这里，周人没有把自己的胜利仅仅归结为暴力的成功，甚至明确地反对暴力。他们也讲天命，但他们的天命实际上不是外在于他们的客观存在，而是道德的外化。无道德即无天命，有道德就能应天命——相对于殷人而言，这是周人的新观念。

2. 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

这里所说的自我意识，是指类的自我意识，即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类而存在，再也不是天命的奴隶、神权的仆役和祖先的影子。这种意识在大量的祭祀诗中透显出来。

祭祀，特别是祭祀祖先，是西周中期诗篇的一个基本主题。从这些祭祀诗可以看出，人开始观照自身；祖先不再是神，而是族类的象征。一般认为，《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是周民族的一组史诗，记述了周民族从始祖后稷到周朝创立的历史。《生民》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祷神求子，后来踩了神的脚印而生了后稷，不敢养育便丢弃了，但后稷历难而不死的故事，充满了神话色彩——“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訐，厥声载路”，后稷长大后成为农业之神；《公刘》叙述后稷的曾孙公刘率领部族从有邰迁徙到豳的经历，剥落了神话色彩，诗中的公刘完全成了一位历史人物；《绵》叙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周人自豳迁岐的过程，其婚娶稼穡、设官受命，都具有很强的历史性；《皇矣》从太王、太伯一直写到文王伐崇；《大明》则是写从文王出生到武王伐纣的历史。总之，自《生民》而下，神话消失，历史显现，人在对历史的清醒的审视中觉醒。

这组史诗，体现出的不再是原始的祖先崇拜，而是在历史的怀思中对人自身的理解和对英雄业绩的激情。请看《公刘》中的一节：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大意：忠诚厚道的公刘啊，新开的疆域既大又长，根据日影来测定山岗。又勘察高低、阴阳以及河流的走向。指挥三批军队，对平原和洼地，轮流丈量，全加开垦，种米种粮。山西的土地，也要丈量，这豳地啊，实在是宽广。）

在这里，周人对祖先神进行了历史的审视和还原，塑造出一位敦厚朴实而又智慧勤劳的人间领袖的形象，对祖先的祭祀变成了对人自身的崇拜。天人关系再度被明确化，天和祖先已经不再分离，二者在周人的历史中得到了最好的统一。从审视祖先——实际上就是审视历史——的角度出发，人的身份再度得到了确认。《雅》、《颂》的大量祭祀诗篇所展示的，正是这种思想进程。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在生存的根源明晰化以后，在历史与现实接通以后，在人的身份确认以后，“人”获得了怎样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人”又是怎样激励！